

长篇历史小说

位置

以法治人，以术驭人，以势制人

用什么方式说话永远比说什么更重要
比靠山更可靠的是让自己有价值

段树军 —— 作品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长篇历史小说

位置

段树军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位置 / 段树军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5.9
ISBN 978-7-5190-0418-7

I. ①位… II. ①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28704 号

位置

作 者: 段树军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蒋爱民

责任编辑: 胡 笋 贺 希

责任校对: 师自运

选题执行: 邹 蒙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52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hex@clapnet.cn

hus@clapnet.cn

印 刷: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87×1092

1/16

字 数: 280 千字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418-7

定 价: 36.00 元

目 录

引子		// 001
第一章	机变	// 006
第二章	鹦鹉说	// 026
第三章	钻营	// 047
第四章	武静铺路	// 057
第五章	累职升迁	// 077
第六章	一雕挟两兔	// 090
第七章	陷害张九龄	// 104
第八章	立仗马	// 118
第九章	口蜜腹剑	// 132
第十章	罗钳吉网	// 146

第十一章	绝除后患	//	158
第十二章	献玉环	//	166
第十三章	野无遗贤	//	178
第十四章	李岫谏父	//	194
第十五章	杨国忠得宠	//	211
第十六章	众叛亲离	//	226
第十七章	家灭	//	243

[引子]

李林甫，长平肃王叔良曾孙。初为千牛直长，舅姜皎爱之。开元初，迁太子中允。源乾曜执政，与皎为姻家，而乾曜子为林甫求司门郎中，乾曜素薄之，曰：“郎官应得才望，哥奴岂郎中材耶？”哥奴，林甫小字也。即授以谕德，累擢国子司业。宇文融为御史中丞，引与同列。稍历刑、吏部侍郎。初，吏部置长名榜，定留放。宁王私谒十人，林甫曰：“愿绌一人以示公。”遂榜其一，曰：“坐王所嘱，放冬集。”

时武惠妃宠倾后宫，子寿王、盛王尤爱。林甫因中人白妃，愿护寿王为万岁计，妃德之。侍中裴光庭夫人，武三思女，尝私林甫，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。及光庭卒，武请力士以林甫代为相，力士未敢发。而帝因肖嵩言，自用韩休。方具诏，武撻语林甫，使之休请。休既相，重德林甫，而与嵩有隙，乃荐林甫有宰相才。妃阴助之，即拜黄门侍郎。寻为礼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再进兵部尚书。

皇太子、鄂王、光王被谮，帝欲废之。张九龄切谏，帝不悦。林甫惘然，私语中人曰：“天子家事，外人何与邪？”二十四年，帝在东都，

欲还长安。裴耀卿等建言：“农人场圃未毕，顺冬可还。”林甫阳蹇，独在后。帝问故，对曰：“臣非疾也，愿奏事。二都本帝王东西宫，车驾往幸，何所待时？假令妨农，独赦所过租赋可也。”帝大悦，即驾而西。始九龄繇文学进，守正持重，而林甫特以便佞，故得大任，每嫉九龄，阴害之。帝欲进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，九龄谓林甫：“封赏待名臣大功，边将一上最，可遽议？要与公固争。”林甫然许。及进见，九龄极论，而林甫抑嘿，退又漏其言。仙客明日见帝，泣且辞。帝滋欲赏仙客，九龄持不可。林甫为人言：“天子用人，何不可者？”帝闻，善林甫不专也。由是益疏薄九龄，俄与耀卿俱罢政事，专任林甫，相仙客矣。初，三宰相就位，二人磬折趋，而林甫在中，轩骖无少让，喜津津出眉宇间。观者窃言：“一雕挟两兔。”少选，诏书出，耀卿、九龄以左右丞相罢，林甫嘻笑曰：“尚左右丞相邪？”日恚而送乃止，公卿为战栗。于是林甫进兼中书令。帝卒用其言，杀三子，天下冤之。大理卿徐峤妄言：“大理狱杀气盛，鸟雀不敢栖。今刑部断死，岁才五十八，而乌鹊巢狱户，几至刑措。”群臣贺帝，而帝推功大臣，封林甫晋国公，仙客豳国公。

及帝将立太子，林甫探帝意，数称道寿王，语秘不传。而帝意自属忠王，寿王不得立。太子既定，林甫恨谋不行，且畏祸，乃阳善韦坚。坚，太子妃兄也，使任要职，将覆其家，以摇东宫，乃构坚狱。而太子绝妃自明，林甫计黜。杜良娣之父有邻与婿柳勣不相中，勣浮险，欲助林甫，乃上有邻变事，捕送诏狱赐死。逮引裴敦复、李邕等，皆林甫素忌恶者，株连杀之。太子亦出良娣为庶人。未几，擢济阳别驾魏林，使诬河西节度使王忠嗣欲拥兵佐太子。帝不信，然忠嗣犹斥去。林甫数曰：“太子宜知谋。”帝曰：“吾儿在内，安得与外人相闻，此妄耳！”林甫数危太子，未得忘，一日从容曰：“古者立储君必先贤德，非有大勋力于宗稷，则莫

若元子。”帝久之曰：“庆王往年猎，为豹伤面甚。”答曰：“破面不愈于破国乎？”帝颇惑，曰：“朕徐思之。”然太子自以谨孝闻，内外无槩言，故飞语不得入，帝无所发其猜。

林甫善刺上意。时帝春秋高，听断稍怠，厌绳检，重接对大臣，及得林甫，任之不疑。林甫善养君欲，自是帝深居燕适，沈湎祗帝，主德衰矣。林甫每奏请，必先饷遗左右，审伺微旨，以固恩信。至饗夫御婢皆所款厚，故天子动静，必具得之。性阴密，忍诛杀，不见喜怒。面柔令，初若可亲，既崖阱深阻，卒不可得也。公卿不由其门而进，必被罪徙。附离者，虽小人且为引重。同时相若九龄、李适之皆遭逐；至杨慎矜、张瑄、卢幼临、柳升等缘坐数百人，并相继诛。以王鉷、吉温、罗希奭为爪牙，数兴大狱，衣冠为累息。适之子雪尝盛具召宾客，畏林甫，乃终日无一人往者。林甫有堂如偃月，号月堂。每欲排构大臣，即居之，思所以中伤者。若喜而出，即其家碎矣！子岫为将作监，见权势熏灼，惕然惧，常从游后园，见辇重者，跪涕曰：“大人居位久，枳棘满前，一旦祸至，欲比若人可得乎？”林甫不乐曰：“势已然，可奈何？”

时帝诏天下士有一艺者得诣阙就选。林甫恐士对诏或斥己，即建言：“士皆草茅，未知禁忌，徒以狂言乱圣听，请悉委尚书省长官试向。”使御史中丞监总，而无一中程者。林甫因贺上，以为野无留才。俄兼陇右、河西节度使。改右相，罢节度，加累开府仪同三司，实封户三百。

咸宁太守赵奉璋得林甫隐恶二十条，将言之。林甫讽御史捕系奉璋，劾妖言，抵死，著作郎韦子春坐厚善贬。帝尝大陈乐勤政楼，既罢，兵部侍郎卢绚按轡绝道去，帝爱其蕴藉，称美之。明日林甫召其子曰：“尊府素望，上欲任以交、广，若惮行，且当请老。”绚惧，从之。因出为华州刺史，俄授太子员外詹事，绚繇是废。于时有以材誉闻者，林甫获前，皆

能得于天子抑远之，故在位恩宠莫比。凡御府所贡远方珍鲜，使者传赐相望。帝食有甘美，必赐之。尝召百僚阅岁贡于尚书省，既而举贡物悉赐林甫，辇至其家。从幸华清宫，给御马、武士百人，女乐二部。薛王别墅胜丽甲京师，以赐林甫，它邸第、田园、水碓皆便好上腴。车马衣服侈靡，尤好声伎。侍姬盈房，男女五十人。故事，宰相皆元功盛德，不务权威，出入骑从简寡，士庶不甚引避。林甫自见结怨者众，忧刺客窃发，其出入，广驺骑，先驱百步，传呼何卫，金吾为清道，公卿辟易趋走。所居重关复壁，络版甃石，一夕再徙，家人亦莫知也。或帝不朝，群司要官悉走其门，台省为空。左相陈希烈虽坐府，卒无人入谒。

林甫无学术，发言陋鄙，闻者窃笑。善苑咸、郭慎微，使主书记。然练文法，其用人非谄附者一以格令持之，故小小纲目不甚乱，而人惮其权威。久之，又兼安西大都护，朔方节度使。俄兼单于副大都护，以朔方副使李献忠反，让还节度。

始厚王鉷，为尽力。及鉷败，诏宰相治状，林甫大惧，不敢面鉷，狱具署名，亦无所申救。因以杨国忠代为御史大夫。林甫薄国忠材庸，无所畏，又以贵妃故善之。及是权益盛，贵震天下，始交恶若仇敌。然国忠方兼剑南节度使，而南蛮入寇，林甫因建遣之镇，欲离间之。国忠入辞，帝曰：“处置且讫，亟还，指日待卿。”林甫闻之忧懣。是时已属疾，稍侵。会帝幸温汤，诏以马舆从，御医诊膳继至，诏旨仔问，中官护起居。病剧，巫者视疾云：“见天子当少间。”帝欲视之，左右谏止。乃召林甫出廷中，帝登降圣阁，举绛巾招之。林甫不能兴，左右代拜。俄而国忠至自蜀，谒林甫床下，垂涕托后事，因不食卒。诸子护还京发丧，赠太尉、扬州大都督。

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，固宠市权，蔽欺天子耳目，谏官皆持禄养资，无

敢正言者。补阙杜璿再上书言政事，斥为下邳令。因以语动其馀曰：“明主在上，群臣将顺不暇，亦何所论？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，终日无声，而饫三品白豆；一鸣，则黜之矣。后虽欲不鸣，得乎？”由是谏争路绝。

贞观以来，任蕃将者如阿史那杜尔、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奋，然犹不为上将，皆大臣总制之，故上有馀权以制于下。先天、天元中，大臣若薛讷、郭元振、张嘉贞、王峻、张说、萧嵩、杜暹、李适之等，自节度使入相天子。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积边劳，且大任，欲杜其本，以久己权，即说帝曰：“以陛下雄材，国家富强，而夷狄未灭者，繇文吏为将，惮矢石，不身先。不如用蕃将，彼生而雄，养马上，长行阵，天性然也。若陛下感而用之，使必死，夷狄不足图也。”帝然之，因以安思顺代林甫领节度，而擢安禄山、高仙芝、哥舒翰等专为大将。林甫利其虏也，无人相之资，故禄山得专三道劲兵，处十四年不徙，天子安林甫策，不疑也，卒称兵荡覆天下，王室遂微。

国忠素衔林甫，及未葬，阴讽禄山暴其短。禄山使阿布思降将入朝，告林甫与思约为父子，有异谋。事下有司，其婿杨齐宣惧，妄言林甫厌祝上，国忠劾其奸。帝怒，诏林甫淫祀厌胜，结叛虏，图危宗社，悉夺官爵，斫棺剔取含珠金紫，更以小槨，用庶人礼葬之；诸子司储郎中儒、太常少卿屿及岫等悉徙岭南、黔中，各给奴婢三人，籍其家；诸婿如张博济、郑平、杜位、元揔，属子复道、光，皆贬官。

至德中，两京平，大赦，唯禄山支党急林甫、杨国忠及王鉞子孙不原。

选自《新唐书 李林甫传》

第一章

【 机变 】

唐开元八年，二十一岁的李林甫被荫封为千牛直长。

李林甫是唐宗室长平肃王李叔良的曾孙。父亲曾做过员外郎之类散官，因性恬淡早致仕。母亲姜氏，出身显宦之家，在李府地位甚尊崇。

李林甫小字哥奴，小时候就笑眼粉面，很可爱，又是独子，甚得母亲娇宠，成了李家的无冕皇帝。因此哥奴养成了目空一切的优越感。

好像上天生李林甫，就是让他来人世嫉妒恣睢、倾轧争斗的，他一生从不知满足。别看他一双笑眼、一团和气，可实际上却是个嫉妒狂。

哥奴不愿受寒窗之苦，常与京都的纨绔子弟们去游山玩水。父亲怕他将来不能克绍箕裘，非常担忧，就请了一个年高、庄重的馆师，来教诲、督责他。

可是哥奴很乖张，完全不把老馆师放在眼里。一天，老馆师教训他说：“人无才，犹如帛无锦、玉无华。才从学中来，你正是少年，必须努力学习，刻苦自励呀！”

老馆师刚说完，哥奴就道：“听说古时候司马相如和曹子建都很有

才，可是他们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不用在此坐冷板凳，将来一定比他们有名气！”说完就扬长走了。

老馆师被气得瞠目结舌，看着哥奴头也不回地走出学馆，叹了一口气，自语道：“孺子不可教也，孺子不可教也……”随后不辞而别了。

哥奴离开学馆，就去婢女们中间，眉飞色舞地吹嘘气走老馆师之能。

婢女们大多不敢说话，只有一个叫鹦鹉的婢女道：“少爷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，哪里还用苦读书？”鹦鹉也窃笑哥奴不学无术，但她故意讨好少主。

哥奴虽只是中上等人才，可是他却觉得自己是无与伦比的翩翩美少年。一天，他问婢女们：“听说古代的潘安、宋玉长得好，我能比他们吗？”

知潘安、宋玉的婢女皆掩口笑，独鹦鹉道：“少爷是天潢贵胄，美如子都，潘安、宋玉哪能与少爷相比？”鹦鹉姓陈，是则天皇帝的宠人上官婉儿的外孙女。上官婉儿是唐代的女才子，被则天皇帝封为昭容。鹦鹉自幼钦佩祖母之才，不学女红，专攻诗书，也学得诗赋、文章样样精通。可惜偏她命薄，小小年纪，就因受上官婉儿的牵连，被配给李府为奴。鹦鹉聪慧，性略狡黠，配给李府为奴后，常想：像我这样的人，若不甘心终身为奴，出路在哪里呢？得出的结论是，出路只有两条：一是得主子的欢心，开恩放自己出府；二是得主子喜爱，收为妻妾。她看出哥奴在李府的地位，便把出路寄托在他身上，因此察言观色，处处逢迎他。

因鹦鹉色美，善迎合人意，又能说会道，所以哥奴很喜欢鹦鹉，禀明姜氏，把她讨为随侍婢女。可哥奴有鹦鹉为侍婢，并不满足，见有比鹦鹉美的婢女，又生觊觎之心。

哥奴有两个舅父，大舅姜皎、二舅姜晦，都在朝为官。大舅姜皎因助

明皇击败政敌韦后和太平公主有功，甚得明皇宠爱。一是因为缺子，二是因为哥奴乖巧，姜皎甚喜欢他，常把他接到自家去小住。

姜皎的二女儿叫倩雅，大哥奴两岁，对哥奴很亲善。而倩雅有个侍婢叫凤儿，生得美如西施，又很灵慧，倩雅非常喜爱，让她随侍左右，形影不离。

鹦鹉虽美，却不如凤儿。哥奴见了凤儿，垂涎三尺。

一天，哥奴对倩雅道：“二姐姐，哥奴求你一件事……”

倩雅道：“表弟有话请讲。”

哥奴道：“那么弟就直说，我想向表姐讨凤儿，去做侍婢。”

哥奴讨凤儿，让倩雅为难了。她思忖了好久，还是舍不得给他，便婉言道：“表弟有个鹦鹉姑娘在身边，就该知足了。凤儿这丫头，在我身边惯了，我离不开她。假若表弟嫌身边人少，二姐可以再拨给你两三个，唯独凤儿不能给你。”

哥奴想：哼！你不给凤儿就算了，两条腿的人很多，何必要你给！但他却笑容满面道：“既然二姐离不开凤儿，就算了。弟身边有鹦鹉就够了，不用二姐给拨婢女。谢谢二姐的好意。”

大表姐芳雅，已嫁韦坚。因韦坚被明皇派去疏淮河道，芳雅暂回姜家居住。芳雅知道了哥奴讨凤儿之事，打趣道：“表弟，我送给你一副对联：鹦鹉虽美怎比凤，蜘蛛虽巧不如蚕。”

芳雅本来只是想逗表弟玩的。想不到她这一打趣，却给哥奴觊觎凤儿之志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他因讨不来凤儿，对二表姐心生妒恨，暗想：我得不到凤儿，你也别想有！

过了两天，哥奴带了鹦鹉邀倩雅去逛假山。假山四五丈高，山崖上有一丛小花，开得甚是美丽，哥奴叫凤儿去采。

凤儿不敢违抗表少爷的吩咐，走到山崖边去采花。

待凤儿到了山崖边，哥奴装作立脚不稳，一个趔趄扑到鹦鹉身上，鹦鹉身子一倾，正好推在凤儿身上，一下将凤儿推下山崖。

倩雅见凤儿坠崖，惊得变了脸色，哭叫道：“哥奴！你怎么……？！”

哥奴道：“二姐，这不怪我，都怪鹦鹉这个贱婢。我把她交给二姐，任二姐惩罚！”

鹦鹉万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，也万没料到少主会嫁祸于她。婢女是无法申辩的，因为惧祸，她吓得战战兢兢，跪在倩雅面前，哭道：“鹦鹉该死！鹦鹉不是有心的，请表小姐……”

凤儿坠崖的经过，倩雅看得很清楚，但她无暇理论祸由谁起，急忙下山去救凤儿。

哥奴脸上浮起一丝阴笑。鹦鹉起来，欲跑下去救凤儿，却被哥奴唤住了。

倩雅跑到崖下，见凤儿脸向下趴在地上，不省人事，脸下有一摊血，以为凤儿死了，腿一软坐在地上，哭着抱起凤儿呼唤。

倩雅唤了很久，凤儿才悠悠醒来。凤儿的前额已被石棱磕破，一条臂已经折断。她满脸血泥，半身湿土，疼得在倩雅怀里瑟瑟发抖，眼里流着泪，不断痛苦地呻吟。

倩雅心疼凤儿，抱着凤儿哭骂。

芳雅闻声跑来，看见倩雅和凤儿的惨状，也很着急。但她却有主见，赶忙唤来几个婢女，将凤儿搀到屋里，给凤儿清洗、包扎了伤处，扶她倒在床上。芳雅安顿好了凤儿，与倩雅急去禀告母亲，让母亲给凤儿延医疗治。

从此，芳雅、倩雅都不再理哥奴了。

哥奴住在姜家无趣，就带着鹦鹉回到了李府。

倩雅恨哥奴狠毒，到底写信把此事告诉了姑父。

李员外接到倩雅控诉哥奴的信之时，正是哥奴被封官的诏告传入李府之日。因此，喜讯传来，全家皆喜，李员外却忧。他看着倩雅的控诉信，想起了发生在不久前的另一件事，耳边仿佛听到邻家的咒骂声。

原来，哥奴爱花，府里有个小花园，他亲自下手种植花木，并天天到花园里督促花工们浇水、锄草、施肥。然而，因为他不懂养花技术，园里的花开得并不茂美。而且因为哥奴没离开过京城，无法引种异地的名花，所以园里的花也有些单调。哥奴常以这两点为憾。

李府的西邻是富商郑家。郑翁也很爱花，因他常年在外经商，每遇奇花异卉，即不惜重金，买回植在园中，因此园里的花种类繁多。郑家花园的花种类丰富，培养又得法，所以每当春、夏、秋三季，园里的花总是万紫千红，千姿百态，斗艳争芳，绚烂极了。哥奴每次趴墙偷看郑家花园，总觉得自家花园逊色，这让他难以释怀。

郑家有两丛焦根牡丹，一丛叫镶边姚黄，一丛叫腰金魏紫。这两丛牡丹花大、色艳，花开时艳丽灼眼，满园芬芳。哥奴对郑家这两丛花身为垂涎，于是不惜颜面，派管家过府去讨花苗。

郑家怕分根伤本，拒绝了李府管家的请求。

李府管家回来，把郑家拒绝的话，对哥奴复述了。哥奴得不到姚黄、魏紫，对郑家因羡慕生妒，妒极而恨。一天夜里，哥奴乘郑家疏忽，派了几个健壮仆人，翻墙到了郑家花园，用锹将姚黄、魏紫及几株珍稀名花全毁了。

次晨，郑家发现娇花被毁，测度必是李府所为，隔墙咒骂不止。

郑家的骂声，惊动了在书房看书的李员外。他查清了此事，就过府向

郑家道歉，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。

对于这两件事，李员外想：哥奴如此嫉妒，狠毒，岂能立世！岂能为官？！他越想越怕，就写了一首诗，告诫哥奴。诗为：

山鸡爱艳羽，顾影常自怜；
波晕眼燎烂，坠水亡其身。
孔雀骄丽尾，开屏炫彩锦；
嫉妒靓妆女，奋喙逞凶狠。
禽兽袭天性，恶习代相因；
吾人蒙教化，良智宜长存！

李林甫赴任前，李员外把他叫进书房，把这首诗给他看了，并严肃地对他道：“山鸡和孔雀，只觉得自己美，嫉妒他物超自己的美，所以才映水顾影，怒啄靓女。但它们毕竟是禽兽而已，它们的自爱和嫉妒，都是没有理智的荒唐行为。而我们人类有理性、有人性、守五常，怎能像禽兽那样荒唐、乖戾呢？”

李林甫知道父亲的话是有的放矢，但是他却装聋作哑，不言不语。

李员外又道：“假若人都失五常、失理性、人性，那就与禽兽没有区别，不算人类了。这样的人，岂能戴上乌纱为官呢？为官者应重道德、重人性、讲仁义，只有这样才能匡世道、辅帝君，济天下万民，史笔留芳，光耀门楣。”

李林甫道：“父亲大人放心，我一定能光耀李家门楣。”

李员外用审视的眼光看着李林甫，轻轻摇了摇头道：“要想史笔留芳，光耀门楣，必须有经天纬地的才能，道德高尚的行为，清正廉明的政

绩，而你志大才疏，成名成业，全是妄想。”

李林甫道：“父亲大人，请不要小瞧我。我虽不会写文、作诗、理财、断案，但我要官到极品，您就擦亮眼睛，等着瞧吧！”

李员外道：“我自知才庸，不愿自毁家名，所以早早致仕回家。你不学无术，才匮德薄，不要空想凌云啊！以你的学识、才能，根本就不能做高官。我只望你修养道德、才学，增强理性，以求能保住咱清白家名！你要谨遵教训。”

李林甫立在父亲面前受教训，如坐针毡。为了早早离开这里，只得曲意讨好道：“是。孩儿谨遵父亲大人教诲，一定修身养德，谦虚谨慎，绝不再荒唐行事，请父亲大人放心。”说完走出李员外书房。

常言“虎豹之子，幼即有吞牛之志”。李员外淡泊宁静，不骛高远，李林甫却大反父性，不仅志在吞牛，而且志在吞象。此时他官居末品，就想青云直上，官至绝顶。

李林甫初仕之时，正是开元盛世之初。那时明皇继位未久，励精图治，政治清明，以宋璟、张说为相，靠才能、品德擢升官吏。李林甫自知自己才微德薄，不能靠才、靠能、靠德，所以他根本不想立志笃学，自砺养德。他从李员外书房出来，就去找鹦鹉逛花园。

二人到了花园，李林甫看着园里姹紫嫣红的花，缤纷飞舞的蝶，就把父亲教诲他修养素质之事忘得干干净净了。

别看李林甫贪玩废学，缺乏文才，却通达事务，心计很深。他知道要升官，必须靠有权、有势者向吏部力荐，他已打定主意求大舅姜皎去吏部打关节、通要律。

姜皎在先朝就为太常卿。李隆基尚未为太子时，就与他过从甚密。后来李隆基诛韦党，诛太平公主，姜皎均参与谋划，立有功勋，因此李隆基